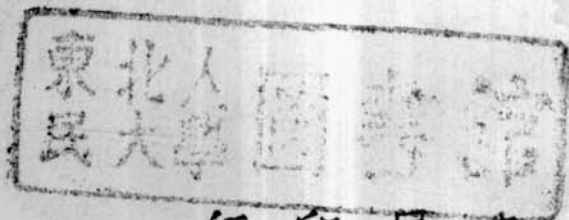


萬 人 叢 書

臧 大 咬 子 傳

唐 海 著



海 洋 書 屋 印 行

書叢人萬

傳子咬大臧

著海唐

行印屋書洋海

1947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廿二日晚間十一點鐘，上海靠近黃浦灘的朱葆三路上，出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命案。一個黃包車夫給一個美國兵一拳打死了。兇手是千萬個駐紮在中國的美海軍中的一個，幫兇是西班牙籍水手賴令奈。被擊倒地以至「腦震盪」，「腦底破裂」而死的是中國人黃包車夫臧大咬子（咬，江北音和「二」字相仿，報紙記載都作「臧大二子」實錯誤），死去的時間距被擊倒地的時間相隔六小時，死地在仁濟醫院，診治的是盧慶盛醫生。

夜晚十一點的朱葆三路上還有行人。一條短短的街道兩邊，排列着四五家酒吧間。燈火從酒吧間的窻門和門口射出來，幽幽地照見了幾輛等候主顧的三輪車和黃包車。車夫們斜靠着牆，或者立在門口，眼睛看着空曠的馬路。酒吧間的短柵門，隔開了門裏的狂熱和門外的冷落。門裏，那些「被請來華」的美國水兵斜戴着白帽

子，藍色水手服上的黑領帶已經歪歪斜斜的了。他們在充滿烟霧和騷鬧的爵士音樂裡，抓起了酒瓶，挾着被生活所迫的中國吧女，狂抱狂拉。毫無節拍的跳舞，十分鐘以上的固定 *step*，奔來跳去，室裏充滿了酒烟塵灰混合的霧氣。人像是着了魔似的，忘記了平日誠意禱告的上帝，忘記了林肯，羅斯福和自己的妻妹。一個正常的人到這裏來準要害怕，因為任何一個「被請來華」的美國兵，都會搖搖晃晃的走到你前面，毫無理由惡狠狠的打你一拳，二拳，三拳，加上粗大的皮鞋一脚。

每天每晚，車夫是這些「善行」的身受者，或者是旁觀者。他們從靜安寺，從霞飛路，從虹口虬江碼頭，從外白渡橋，把這些只看見女人，只喜歡酒的美國兵，快跑，慢跑，氣喘，流汗，一步一步的拉到這裏。於是他們向美國大爺伸出了汗污的手要車錢。張金標有過這樣經驗的：當他氣喘喘的一手抹汗，一手伸出去討錢的時候，得到的是一隻穿着粗厚皮鞋的一腳。一腳之後，那個美國大爺溜入酒吧間去了。自然，張金標不肯罷休的，他追進了酒吧間。他放眼四望，發現高鼻子，白帽子，每

個人的臉都差不多。他只能呆呆地立在門外，流汗奔跑的代價，就是這樣狠狠的一脚！王連生的經驗和張金標畧有不同。當他從遙遠的靜安寺拉到黃浦灘邊，美國兵掏出了二十元一張關金票——肆百元國幣！肆百元買不到一付大餅油條——給他。王連生認爲不夠，一面拖住了那個爛水手，嘴裏連喊着「〇〇〇〇」，他的意思自然是說「不夠」，爛水手的回答是使勁的一摔，王連生剛剛跑累了，一晃，倒在地上。那個爛水手拔脚就跑。王連生趕緊爬起來，他拖着車子追還是丟了車子追？於是從靜安寺拖到黃浦灘的代價就是二十元關金，買不到一付大餅油條的四百元國幣！

陳阿二兩次碰到這樣的事情：當他氣喘喘的拖着美國兵離開「吉普」酒吧間時候，他不知道車上的美國兵要他拉到什麼地方。他向前面的大路上走，他發覺美國兵一言不發，他有點奇怪，但他可不敢放下來，他怕挨拳腳。向前走着走着，他越走越煩燥，陳阿二輕輕的放平了車槓。突然間美國兵從車上跌下來了，一個倒蒜頭疊疊的橫倒在路上，陳阿二發現美國兵上車時已經醉昏了。他想從他身上摸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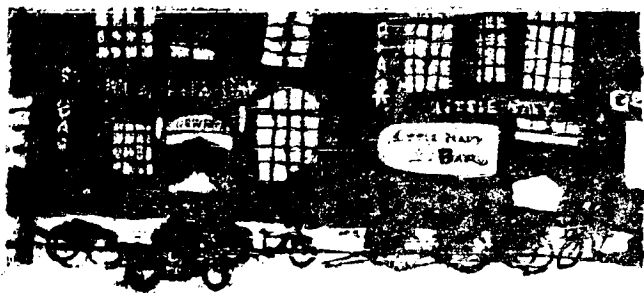
回應得車價，他又怕出事情，這時候警察走過來了。跟着來了一輛巡邏的吉普車，美國兵被美國兵裝上了美國吉普，陳阿二應得車錢也跟着飛駛的吉普一起消失了。

章小青的遭遇和張金標，王連生，陳阿二的完全不同。當他踏着他的三輪車，肩上搭一條半新的毛毯，在街上「兜生意」的時候，一隻毛手從後面伸了上來，他的毛毯跟着不見了。他看見一個美國兵挾着毯子和他走着相反的方向。章小青追上去，想奪回自己的毯子，誰知道美國兵反動起手來。他用他的大毛手捏緊了拳頭，重重的打在章小青胸上，拉拉扯扯的結果路上圍了一堆人，警察在人叢中悠閒地出現了，美國兵說：「苦力」搶他的毛毯，他要警察將「苦力」捉起來。警察看得清楚毛毯式樣是屬於三輪車上使用的，他卻呆呆的站着不知怎麼辦好。真是「苦力」搶他的毯子嗎？美國兵手上的毛毯會說話的話，都要給章小青叫屈的！

於是現在輪到了車夫臧大咬子。

三十五年九月廿二日下午十點鐘，車夫臧大咬着西班牙水手賴令奈，從虹口拉到朱葆三路安樂宮跳舞廳。賴令奈下車了以後，他學了美國兵向舞廳裏直奔，臧大是知道這種情形的：他一身破舊的藍布短衫褲，光脚板，不能走進光滑地板的跳舞廳，他會給踢出轟出來的。他耐心的等候在跳舞廳前面，他沒有發怒，他已經看清楚了這個不付錢的獨眼外國人，等他出門，臧大決不會放過他的。

因此，臧大注意了每一個出來的美國兵。那些戴白色帽子藍水手制服的美國兵裡，有



沒有一個獨眼外國人。現在已經近十一鐘點了，再也沒有機會可以在別處找生意，看到十幾個朋友都等在這裏，他也就在這裏碰一碰運氣。

臧大說話了，他和同住在一個弄堂的三輪車夫任小主說：等一回那個獨眼外國人出來了，請你們大家幫幫忙，不論

是誰，坐車沒有道理不給錢的。任小主和等在那裏碰運氣的車夫們很同意。他們都有這種經驗，誰沒有吃過美國兵的虧——坐車不給錢。他們不清楚這個獨眼外國人是西班牙人，他們照平常這樣想法，坐車不給錢這些事情，總是美國兵幹的。

獨眼外國人，西班牙人賴令奈終於出來了，他至少付出比車資多了十倍代價的錢喝够了酒。他滿臉通紅，僅有的一隻眼睛困難地睜開着，走路有點搖晃。在他旁邊有一個高大的美國水兵，他戴着白色水兵帽，藍色水兵制服，和這西班牙人並肩走出來。兩人剛剛晃出玻璃門，臧大走上去了。他一隻手拉住了獨眼的西班牙人，另一隻手攤了開來；他說了一個字「Money」，「錢呀！」西班牙人那隻僅有的眼睛圓瞪着，他用力想掙脫被臧大抓住的手，臧大不放，另一隻也板了上去，雙手緊緊拖住這個坐車不付錢的西班牙人。

於是西班牙人和他旁邊的美國兵說了幾句話，美國兵忽然舉起拳頭動手了。臧大毫沒有提防這個高大的美國兵會冷不防的抽出了拳頭。他向臧大胸口打了一拳，

這是狠狠的一拳，一拳打在毫無準備正以全力對付西班牙人的臧大咬子胸口上，臧大在拳頭下倒地了，他仰天倒在地上不能起來。

任小主，臧大的朋友，他趕緊去扶他。也就在同時，安樂宮前那些等候「命運」的車夫，實在無法忍耐了。他們圍上了這個行兇的美國兵和獨眼的西班牙人。狠狠的咒罵他們，有人開始伸出拳頭要開打了，正在高喊「打」！「打」的時候！就在附近的上海警察局第五九一二號警察王貴斌擠入了人群，他先勸告大家不要動手，然後詢問究竟是什麼事情。

一輛漆有M.P.標幟的美軍軍用車駛過這裏，汽車喇叭發着拖長尾聲的怪叫。車上的美國兵將圍在人羣中的美國兇手拉出來帶上汽車。警察想攔住他們也不行，他們走了。留下來的打倒在地上的臧大和憤怒的車夫群，五九一二號警察王貴斌，幫兇的西班牙人賴令奈。臧大的鼻孔和耳朵邊已經出血，他哼哼的斜躺在任小主懷裡說不出話來。

警察帶走三個人；幫

兇西班牙人，證人任小
主和另一個車夫陳學東。

臧大由救護車先送廣慈醫
院，因為沒有美軍當局簽
具的證明被拒絕收容。最
後才送到仁濟醫院。據替

和一邊耳朵血流如注」。依他的「臨床診斷」，臧大咬子因「腦震盪」和「腦底破
裂」而致死，他可以確切的說：臧大的腦裂，生前曾經和硬物相碰。

中國人，黃包車夫臧大咬子，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五點鐘，死於「腦震
盪」——「腦底破裂」，死去的地點在仁濟醫院。距離出事時間六小時，距離送入醫院
時間五小時。死去的時間臧大身邊沒有一個他的親人，在他死去的時間裏，他在上



留臧大咬子來的是的來下留
的夫車的上地在倒指是的是來下留
的夫車的上地在倒指是的是來下留

他診治的盧廣
盛醫生說：「
臧大由黃浦分
局警士護送入
醫院時，已經
知覺全無，滿
臉血污，鼻子

海的親人一個四十六歲的孀婦，清道夫的弟弟臧海成，和他僅有的十四歲女兒根寶都在睡夢中。他們一個生活在菜市路底的草棚裏，兩個生活在徐家滙平民村裏，他們一點沒有預感，他們的親人臧大咬子會死於「被請來華」的美國兵的一擊，而被擊死的原因是因為拉車子要錢那樣天公地道的事情！

二

四十四年前這個被美國兵打死的黃包車夫出生在鹽城鄉下楊家巷大崗地方，一個窮苦的種田人家。

這家種田人家有兩間木材竹子和蘆根搭成的草棚。厚厚的泥土掩蓋了蘆根，擋住了風雨，也掩蓋了這死去的黃包車夫的一家。他媽媽生他下來的時候，是帶着一種又恨又疼的心情的。生他的時候，種田的爹爹已經整整四十歲。算起來他是他爹爹的第四個孩子了。他的兩個哥哥都在說不出的病症下，出世不久就死掉；留下來

一個比他大兩歲的姊姊。媽媽因傳種接代的兒子養不長，因此，當他一出世的時候，媽媽歡喜，但又怕和以前兩個孩子一樣不長命，白白浪費錢，又有些恨。

於是媽媽做了和上一輩子一樣的事情。這個四十四年後死在美國兵拳下的黃包車夫，他出世第一件事情，是受了媽媽狠狠咬一口。媽媽咬她剛出世孩子的右手小指上第一節，立刻，小小的手指被做媽媽的吞下了肚子。照媽媽的說法，咬去了這一節手指後，兒子可以長命了，不會再做討債鬼。

這孩子到世界上來就這麼少了一節手指，但是奇怪的是他沒有和他兩個哥哥一樣，莫明其妙的死掉。他過的生活還是和死去哥哥差不多，並沒有得到特別寶貴和優待。他每天被丟在床上，讓他自己哭鬧，一直哭到疲倦睡着了。有時候，媽媽聽到哭聲，從外面匆匆走進來，匆匆的給他吃奶，一直吃到他不再哭爲止。於是又將他丟在床上，自己急忙忙的走出去做事情。

他的名字是這樣叫下來的：他媽媽叫他「大咬子」，意思是咬一口才有這麼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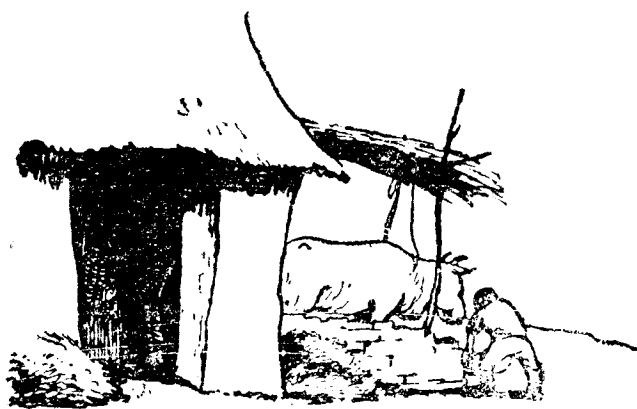
個兒子。因此，當他送到私塾去的時候，先生給他起了一個「學名」，叫做：「臧咬臣」。臧字音和成字音相彷彿，咬一下成功了。臧咬臣，一個種田人家的兒子，從小病痛不多，身體結實而高大。他在楊家巷私塾裏，和他年齡相差不遠的同窗中，他屬於力氣最大的一個。這氣力對他很有用，幾十年來他活在世界上，就靠他這麼一點力氣找飯吃。養活家。

他七歲那年出過天花，出天花的結果，是滿臉生了大麻子。小時候他沒有爲他臉上長了難看的麻子懊惱過。年大的時候，他所需要的不是張漂亮的面孔，而是他苗實的身體。因爲長了天花的關係，他得了一個綽號；別人叫他麻雀牌裏的九筒。「九筒」，「九筒」，當有人這樣叫他的時候，他沒有覺到不舒服，他常常嘻嘻的裂開嘴笑起來。

他能够進私塾的原因也偶然得很。他爹爹五十歲那一年又得了一個男孩，叫做「五十子」。爹爹最喜歡「五十子」，原因是他以爲老年得子，將來孩子一定有福

氣。但是這個被他爹爹認爲有福的「五十子」，還不到一歲，又做討債鬼死掉了。於是種田的爹爹，想到了「大咬子」，認爲該給他開開眼，就這樣大咬子被送進了私塾，在私塾裡僅僅二年，他的學業因爲家裏要幫手，就告結束了。

他家裡養有一條牛，他是家裏的「男孩子」，當然得看牛。牛屋就在堂屋旁邊，沒有很厚的牆壁，也沒有沉重的門戶，牛叫，牛屎氣一直衝進了他們的房間，房間沒有窗戶，唯一能够透光的地方，是一扇向大井直開的



他 是 家 裏 的 「 男 孩 子 」
當 然 得 看 牛

門，屋裏堆滿數不清楚的東西，泥地上全是種田用的工具，工具夾在床舖，腳盆和桌子中間。破鞋子，舊棉衣，草搖籬……

大咬子讀過兩年書本來也沒有認得幾

個字、看牛外出的結果，使他僅有兩年亂賊得來的學問，一古腦兒還給了私塾裡的先生。十三歲他已經長得像個小大人，他跟着他爹爹下田，插秧、拔草、收割、打雜、他已經成爲一個有用的脚色。就在那年收割前，插下秧以後，大咬子隨着鄰居來到了上海，這小大人的工作，是學拉黃包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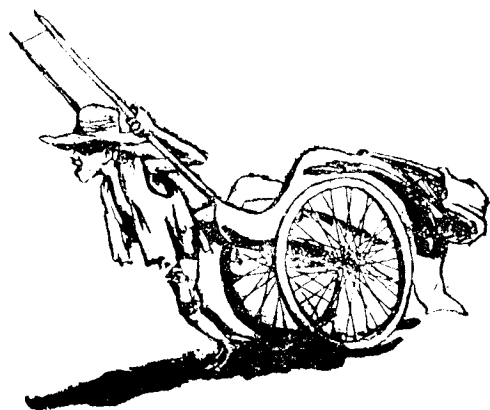
那時候黃包車要容易租些，沒有很多人來和他搶飯碗，也沒有像現在一樣，要二三天才輪到拉一天。他決不偷懶，他靠着他小大人的體力拖起一輪半舊的黃包車。開竅他是跟拉車的老手學「本領」的，第一步他先跟着老手的黃包車跑、鍛煉鍛煉脚力，認識認識路徑。半個月後，大咬子跟得比較熟了。他就自己租一輛車子。或者租一輛「一角頭」。所謂「一角頭」是別人已經拉到下午二三點鐘，人疲倦想休息了，就把他剩有的租車時間賣給別人。「一角頭」一直可以拖到午夜十二點，他所付車租不到全日車租的一半，或者一半多一點。

每年六七八三個月，他總在上海拉車。快近九月，他照例帶着他拉車得來的一

點錢回蘇北鹽城去。那時候每次回去他總要捐上十多元現洋，帶到家裏，回家後就幫他爹爹收割稻子。他是常常記起家裡的，除了白花花的十多元現洋以外，他總給爹和媽捎回去一點洋火，腊燭、袜子、毛巾之類的東西。

嫁給一個掃垃圾的，他們就住在不遠的地方。

媽媽從鄉下出來，她給他帶了一個比他小三歲的姑娘。姑娘姓王，她是從小就配給大咬子的。大咬子可一直沒有看見過。王姑娘的家在東海邊上，靠近連雲港，家裡原是個燒蜜的。媽媽把王姑娘帶到強勝里，大咬子拉車還沒有回來。等到大咬



十八歲那一年，他正在上海。他爹爹也出來了，住在勞神父路強勝里一間平房裡。他另一個弟弟已經十二歲了，叫做臧海成。臧海成和他一樣生得高大，十二歲已經在馬路邊撿垃圾了。他的姊姊

子回家的時候，他呆住了。

大咬子吃驚於王姑娘出奇的難看，一個臘髻頭，發亮的頭皮上長着幾根稀稀落落的頭髮。兩隻眼睛通紅的，臉小，人也瘦弱；和大個子的大咬子成了一個異樣的對比，她還不到他的肩膀高。他對她的難看不滿意，不滿意有什麼辦法，她總是他的老婆！他平日雖然不大多嘴，高興時却也說說笑笑的，他們結婚了，可是結婚以後，大咬子拉車回家來就一直缺少笑臉，悶沉沉的老是不作聲。

他們結婚時候，也算熱鬧一場。這熱鬧在他弟弟臧海成的記憶裏，還說得出來。結婚那天王姑娘穿了一件大紅的夾短襖，底下是一條蘋菓綠的絲綢褲。大咬子那天穿一件新做的黑夾衫，長衣服呢！腳上的鞋子是定做的，一雙淺口的黑布鞋，他的脚太大了，他無法在鞋店裏買到鞋子。兩個人對天拜過菩薩，雙雙的向爹和媽叩過三個頭。到的客人有兩桌，大碗豬肉和一壺壺黃酒，醉紅了大咬子的臉。

但是大咬子越來越不快活了。他不說什麼，他對他這位新媳婦更沒有話說。王

姑娘呢，做了大咬子的媳婦後，她還是一樣。來時是不說話的，結婚以後還是不說話。她替大咬子家裏燒飯，做菜，伺候公公和婆婆，照顧她的小叔叔，整天忙碌，從不偷懶。那時候已到九月了，他們要回鄉收割。大咬子，臧海成，癩痢頭王姑娘，他們的爹和媽，全都回鹽城去。他們在泥，木材和蘆根築成的屋裡，過着平淡的日子。

他們種的共有七畝田，都是屬於自己的。這些田和蘆根混泥做成的草屋，都是祖父留下來的。他們有五畝田種着稻子，兩畝種着雜糧。靠這些收入來供給一個家是不够的，七畝田的收穫，只能供食穀的一半。因此，住過了收割季節，大咬子和臧海成還是要到上海來賺些錢寄回去才够用。家裏就留下了他爹，媽和王姑娘。

大咬子到上海來還是住在強勝里，臧海成就和他住在一起。他租不到「長車」，他就拉拉「一角頭」，每天的收入够他兩兄弟用的。他年青力壯，還可以存蓄些錢，他不喝酒，也不抽烟，他更沒有到野雞窠去的習慣。他就是那樣吃過午飯出

去，找機會拉「角頭」，晚上十二點戒嚴前回家來，洗洗腳，睡下了。他的晚飯是在飯攤上解決的，他到處拉車，在法租界範圍內，從徐家匯到十六鋪，善鍾路到法大馬路，來回不停的奔走，到處等候客人，大雨下奔走，太陽下奔走，看紅綠燈，挨巡捕的木棍。他在汽車，電車擠來擁去的空隙中拉他的主顧。他年青力壯，眼明手快，他沒有出過一次大事情，也沒有一次給巡捕關到巡捕房裏，他在租界裏是一個安份的公民，一個怕犯法，不和人爭吵的中國小百姓。

二二

大咬子已經三十四歲的那一年。他的媳婦，腊鬍頭王姑娘沒有給他生孩子，這瘦小的苦命姑娘就默默地死去，已經五年了。這時候大咬子也已經另討了個媳婦。媳婦姓李，是他自己看過後才配親的。他們沒有再在上海結婚，是稻子收割以後，在楊家巷大崗那間用泥土和蘆根築成的屋裏結婚的。

腊鬚頭王姑娘害的是肺癆病。「面黃肌瘦」癯削的一年拖一年死掉了。當他去世以前，大咬子早已改變了他對王姑娘的態度，她帶病的身體，照樣不停的照顧家務。爹媽已經老了，家裏的担子就壓在大咬子和他媳婦肩上。大咬子還是在插秧，到上海拉車子。他的弟弟海成已經討了一個比他小一歲的媳婦。媳婦養個女兒，已經七歲。女兒是下雨天養的，叫做：「雨寶」。他們一家都住在強勝里，他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名清道夫，大咬子來上海拉車時候，他就和海成住在一起。

楊家巷大崗老家得力的就剩下大咬子媳婦王姑娘了。當大咬子不在家的時候，她不僅管家放牛，還照顧田裡的雜務，工作繁忙的結果，面孔黃得更厲害，病也越來越重了。大咬子是知道這種情形的。因此，他對他腊鬚媳婦再不像以前那樣的討厭她。她的確很可憐，他不能讓她多休息一回兒，因此，每年回家時候，他總要偷偷給她捎一些針線，花布，和一瓶廉價的雪花膏。他看見她以後說不出什麼安慰話，但他一回到家裏，就分担了她很多事情。

一個秋天裡，還沒到收割稻子時，王姑娘膽鬚頭的苦命媳婦終於躺下來不再起床了。等到大咬子從上海趕回家時候，他底苦命的媳婦已經裝入了棺材。他沒有來得及在她死前最後看她一次，他立在棺材跟前眼淚直流。



和鄰居一起，他抬起了他媳婦的棺材，他自己扒開了泥土，把十一年苦命相共的媳婦，親手葬掉了，她死的時候還只有二十六歲。

家裡人手少，事情要人做。大咬子每年秋後還要到上海來拉車子。留下來兩老太苦了，不能過日子。因

此，隔年秋季大咬子回到家裏以後就再討個媳婦。娘家姓李的媳婦，生得比王姑娘端正些，身體很結實，力氣大，正是大咬子所娶的好幫手。她到了大咬子家以後，第二年就給他生了一個女兒，女兒起名叫「根寶」，根寶就是根寶，和「雨寶不」

同的是沒有什麼特別意義。

自然，做公婆的希望有一個孫兒，男孩子可以傳宗接代。根寶五歲那年，她有了一個弟弟。弟弟出世時候大咬子不在家。做祖父母的喜歡得不得了。那時候笑起來，這個弟弟還是臧家第三代第一個男孩兒。婆婆疼孫子，除了吃奶時間，婆婆替代了做母親的抱孩子。但是孩子出世後的第二個月，做爹爹的還在上海拉車子沒有見過一次面，就莫名其妙死掉了。孩子生病經過郎中看過的：郎中開幾服中國藥給他吃，一無用處。吃藥用小茶匙，灌一口下去，就吐出來，孩子就這樣死掉了。婆婆哭，媽媽哭，公公也跟着流眼淚，倒是大咬子回到老家的時候，他勸勸他媳婦，他安慰上面的兩老，說：有沒有兒子傳宗接代命裏註定的，不用難過。命裏有，總會有兒子的，命裏沒有也沒有辦法。他沒有流眼淚。

「八一三」事變那一年，大咬子沒有和往年一樣到上海來拉車子，他要照家，兵荒馬亂，他走不開。雖然不是農忙，但在家總有事情。他照顧家裡的牛，顧種雜

糧，插秧，耘田，空下來的時候他用泥土做泥磚。泥磚是做房子用的，大咬子家雖然不造新房子，但是老房子的泥磚常常剝落壞掉，壞掉的就用新泥磚填上去。即使不用時候，用空時間做起來的以防不時有用，這樣他們門口就堆起了一堆砌好的泥磚。

這時候，日本人已經從鹽城到阜甯去的公路上來來去去了。楊家巷沒有住軍隊，日本兵也沒有派兵來住紮。因此，這地方雖然淪陷了，日本人可還沒有到過。在那一帶的人，會偷偷躲在公路邊，看着滿裝日本兵的大卡車，飛一樣駛過，後面升起了一大陣泥灰。有時候，像烏龜一樣縮進了頭腳的坦克車也在公路上爬動，發出了隆隆的大聲音，坦克駛過的時候，公路上冒起了比大卡車駛過更大的泥灰。

苦難終於輪到楊家巷的老百姓了。一個黑夜里兩輛日本兵的大卡車忽然停在公路旁邊，卡車停下來不久，又來了十多個騎馬的日本兵，誰也不清楚日本兵要到楊家巷來做什麼事情，劈劈拍拍的鎗聲夾着戰馬的蹄聲答答，日本兵走進了這小得可

憐的市鎮。日本兵走進了大咬子隔壁他堂叔臧青竇家裡。他的堂兄臧金成和他爹住在一起。大咬子嚇得不知怎樣辦。他將木板門輕輕的用桌椅把它壓緊，自己就躲在門後偷偷的聽動靜。

他聽到他肥胖的堂叔臧青竇喘氣聲，他堂兄臧金成喊叫聲，又聽到噤噤咕咕日本兵的聲音，堂叔和堂兄被拖出去了，很久很久，一陣慘叫從黑夜裏傳出來，後來又聽到日本馬的叫聲，他聽到堂叔隔一回慘叫一聲，隔一回慘叫一聲，聲音一直延長過半小時。

四周圍靜得很，沒有一點聲音，天已經慢慢亮起來，東方有了魚肚白，大咬子一夜沒有睡，直挺挺的站在門背後。等到天大亮的時候再沒有聽到噤噤咕咕的說話聲，他才悄悄的打開木板門，他沒有看見一個人，他就走出門外，一直望過去，他遠遠看見他堂叔被吊在樹上。

一幅慘透的景象出現在他眼前。他堂哥臧金成仰天躺在地上，胸上一堆凝結的

紫色血跡，臉上也滿是血痕，胸口的舊藍布衫上被刺刀割開了，刺刀一直從胸口割到肚皮，堂兄已經氣絕了。堂叔的情形更怕人，他肥胖的身體被吊在



被日本兵用刺刀割破了肚皮以後，鮮血滴滴流下來，日本兵的馬就喝他堂叔流下來的鮮血。地上鮮血喝盡了，就吸身上的鮮血，戰馬咬一口，堂叔便大叫一聲，大咬子深夜裏聽到一聲聲淒厲的喊叫，是這樣從他堂叔口中叫出來的。

當時他氣憤，但比氣憤更多的是恐怖。他先將他堂叔堂哥埋掉了以後，和家裏人決定要離開楊家巷，他怕日本兵再在黑夜裏突然到來，人的性命在日本人眼裏是那樣不值錢，一刺刀就了結了一個人的一生！他的爹和媽都不願離開老家，把祖宗

一現 樹幹上，他的胸口到肚
副在 皮也一樣是血跡，更慘
慘透 的是他的皮肉已經透過
的景 破了的衣服暴露了出來
象前 有深深的齒痕，原來他
出。 一簇一簇的，皮肉上

的房屋，傢俱，雜七雜八東西丟掉實在難過。兩老願留在家裡，要大咬子和媳婦到上海，大咬子怎能讓兩老留在危險地方呢？他們決定一起去上海。

門口那堆平日砌好的泥磚，這時候有用了。大咬子決定拿這些泥磚來填平大門，堵住了大門，這房子就沒法進去了。他先清理了傢俱，把牛賣掉了，那條牛跟他家已經有七八個年頭，一旦把牠賣掉送給別人，真是不忍心。他賣到的價錢是二十四元大洋，因為急於脫手，所以得到的價錢不過值市價三分之二。家裏還有些米，還有些柴，和一些傢俱。他把這些東西統統賣掉了，全部賣到的有五十元左右。這五十元錢就做了他們全家到上海去的旅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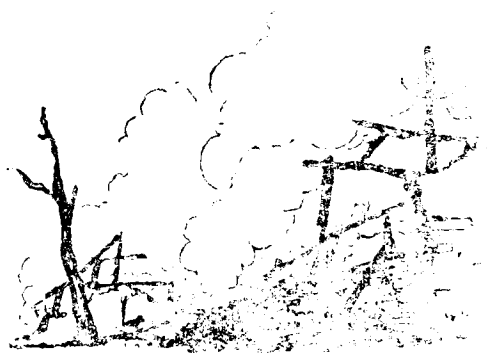
大咬子一家都站在門口，媳婦，爹媽，他們都幫忙大咬子，將大門用一塊塊泥磚砌起來。泥磚填到一半時候，大咬子看看黑束束的屋裏，這地方住了幾代了，今天就這樣將那以為沒法變錢的東西都擱在裏面。什麼時候能夠再回來呢？離開了以後這屋子會有怎樣變化呢？這些都沒法預料，說不定現在是最後一次看見了。

大崗村，這難

過完全有道理的，沒隔多久，楊家巷大岡這一帶日本兵再要光臨他們了，燒了許多房子，大咬子的家也在裡面。蘆根和泥做成的房子，加上屋裏雜七雜八，爹媽一起，全部搬到了專靠勞力換飯毫無依戀的上海灘。大咬子每日兩手兩腿的收入要維持這麼大一個家庭，他是够辛苦的。

四

大咬子一家到達上海強勝里時，身邊還有十來元錢，就是這麼十來元錢他們要



完，後時小個兩
• 了灰塵成化全

入在東西，兩個小時後，完全化成灰塵了。大咬子在大崗的老家，也就在日本兵所放的熊熊火光中變成了平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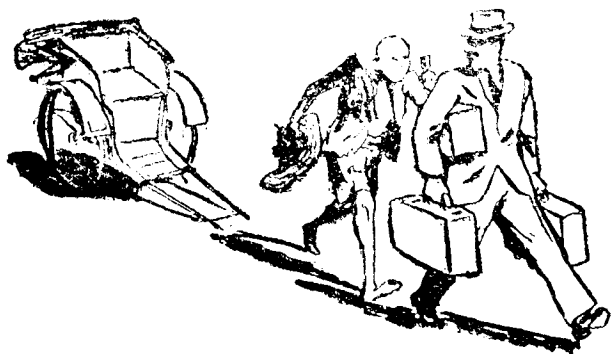
他們一家人：大咬子，媳婦帶着女孩子根寶，

開始生活。強勝里的平房因為要拆，海成一家已經搬到了菜市路餘昌里。這地方一樣是平房，兩間房間。現在這地方要住上大咬子和海成兩家，加上爹媽和兒女。

那時候海成做清道夫收入并不好，但他當然也要負擔爹媽家庭費用。因為他維持自己媳婦孩子都勉強得很，所以能夠替大咬子分担爹媽的費用真是有限。家裏主要收入靠大咬子兩條腿，每天奔跑的結果帶回來幾升米錢。他本來預備拉長車的，但是打仗以後人都集中到租界，失業的人漸漸多起來；他只能依舊拉他的「一角頭」。他匆匆忙忙來回，要的價錢比別人少些，長腿橫跨馬路的結果，使他車子拉得飛快，他總是快快的拉到了目的地，客人下車剛付錢，他頭上的汗珠還沒有揩乾，又在招呼下一次買賣了。因為要增加收入，所以他不斷以低價給予客人，客人當然很高興佔到了這麼一點小便宜的，也因為這樣大咬子做得比別人勤快，勤快結果是每天收入比別人多賺幾角錢。

兩年後，在上海的生活過得比鄉下艱難。鄉下自己養有雞。種有菜，加上自己

收制的糧米。但是在上海那一樣東西不化錢去買，那裏多人擠在兩間小房間裡，透不出氣來。爹已經七十九歲了，這年，大咬子的媳婦又懷了孕。爹不知怎麼的有一次到弄堂口去擇一交，這一交擇下來



頭在上招着汗珠，第二次的買賣，乾了。

以後，就睡倒不起了。大咬子的媳婦雖然大肚子，但是依舊和海成媳婦兩人一起照料着家。早上，海成天還沒有亮就出門去，晚間大咬子拉車子到十二點戒嚴了才回來。他們兄弟倆見面的機會很少，一個很早出去的時候，做哥

哥的才睡下不久；一個深夜回家的時候，弟弟早已睡熟了。

弟兄倆現在照顧着已經七十多歲的媽媽。媽的身體還不錯，她常常在門口逗根寶和雨寶兩個小孩兒玩。她並希望有個小孫子呢！但是，大咬子，海成兩對夫妻還

沒有給她帶來希望。現在大咬子媳婦又是大肚子了。老媽媽期望這胎是男孩！她常在門板上插上香，在香烟嫋嫋中拜天。爲着臧家的後代，大咬子應該有男孩子的。她對每日更換的玉蜀黍飯，麥糊，白米飯毫不關切。她現在所要的是一個臧家的後代，她要活活看見小孩出世。

如她所願，咬臣的媳婦又養了一個男孩子。但是也就在養下了男孩子以後，法租界巡捕房已經多次派巡捕來催促拆掉這些破爛的平房。拆屋理由是要另造新屋；住在這地方的十幾戶人家都得立刻搬家。要他們搬到那裏去呢？租界外面是東洋人，租界裡到處塞滿了人，那裏還有地方。也許地方是有的，大咬子一家能出多少錢？

大咬子，海成兩個人都像熱鍋上的螞蟻，奔來奔去毫無辦法，他們這一塊十幾戶人家曾經向大房東家去叩頭，幾十個人拿香跪在他家門前，要他三生積德，不要把他們逼死。請他向法租界巡捕房去說；不拆房子了。大房東那裏肯答應。他們連他

……他們別想再住下去，……
一次厲害，最後房子要用築路機來衝了，說：人住在裏面撞死不管，違着他們不得不離開。

大咬子媳婦臨生下孩子才一星期，全家就非搬走不可。海成東奔西走的結果，他買一百元洋錢在徐家灘平民村裏買了一間草棚，這間草棚頂多只能住他一家，如果大咬子也搬到那裏去，實在擠不下；而且他住到那裏去出來拉車也不方便。因此，他們兄弟倆商量定，要七十多歲的媽住到海成家裏，大咬子和媳婦暫時找地方住幾天。

但是媽說什麼也不肯去徐家灘，不去的原因很簡單，她要親自照顧孫兒。其實她是照顧不了什麼的，也許只給大咬子加添了更多麻煩，但是也沒有辦法一定逼着她走開。海成一家搬走了，他們又一直拖着直到巡捕又來驅逐的那一天。那一天巡捕背着槍，拿了木棍，每到一家就用木棍痛打每一家還沒有搬走的人。大咬子一

家：媳婦帶着剛出世不久的男孩子，七十多歲的媽媽帶一個剛會走路的根寶。他們在巡捕驅逐下匆匆忙忙收拾東西，七零八落就這樣離開了菜市路餘昌里。

到什麼地方去呢？大咬子事先已經有過打算，他想在巡捕來驅逐前的，够找到一間房子。但是他

荷蘭種的奶牛躺在稻草鋪成的地上，他們一家人就到了那裡。那裏，就在那幾間養牛



那一天巡捕背着槍，拿了木棍……

沒有足夠的錢，也因此他沒有辦法！他們七男八落的走出來，沒有辦法裏他想起常常拉車經過的幾間養牛間，他曾經打算過實在沒法找到地方，就到這地方來暫時住幾天吧！養牛間在杜神父路的頂頭，屬於一間牛奶公司的。那時候正是冬天，西北風刮得出奇的猛烈，牛間裏，

開旁邊有一個正廳。上面還有厚厚的屋簷，那屋簷原是保護睡在牛棚裡荷蘭種奶牛的。他們一家就在厚屋簷下住定了。天上下雨可以擋一擋，但是斜地裏刮過來的西北風可沒有東西遮擋。在水泥地上他們鋪起破襪棉花胎，刮風進來的方向用幾塊舊被單用草繩把它拉起來，一家就鑽在被單下面破棉花胎裡。風刮動被單拍拍的響，風從上面空隙裏，從被單外面刮進來，晚上一家冷得沒法睡覺。

這樣足足睡了五個晚上，大咬子在四十間地方找到一個小閣樓。閣樓是漆黑的，直不起身子。但就是這麼一間小閣樓，可比牛奶公司的養牛間外面好多了。在養牛間外面，他們從木柵裡看得見荷蘭牛住得比他們好，風吹不到，地底下有稻草。大咬子們不想這些，看着悠閒舒服的奶牛，大咬子說他想起他們在鹽城楊家巷老家的黃牛，那條老牛不僅會耕田，還多聽話。那條牛不該只賣二十四塊錢，價錢比別家少掉三分之一！

他們搬到四十間，第一件大事情是還未滿月的臧家第三代，因為才生下地就受

風寒病死了。做祖母的兩膝盤曲呆坐着，手抱着已經氣絕的小孫子，她難過，她不斷流下了眼淚，她的希望又落空了。就在這時候，大咬子媳婦病着。生病原因是產後受



，見得看裏棚木從們他
。好們他比得住牛蘭荷

風，失調，一直發着高熱，這個苦難的母親一直病了五個月，終於死在漆黑的閣樓裡了。

大咬子已經失去了第二個老婆，

也失去了兩個可以傳種接代的兒子，現在僅留的是他還不滿十歲的大女兒根寶。他把他的老母，他唯一的女兒根寶一起送到徐家滙平民村裏，讓他們在海成家落腳。自己背負老婆死後埋葬費用的印子錢，獨自過活了。他常常發獃，眼淚不由自主的湧出來，眼前生活全像做了一場惡夢！

五

大咬子開始一個人孤單生活了，貧窮使他已經沒有了家底。起先他一個人還是住在四十間那個死掉媳婦的圍樓裏，白天他去拉拉「一角頭」，他拉的依舊是野鷄班。每天要候人有機會給他。「一角頭」野鷄班原是等別人拉累了不能再拉，才賣給別人的，因此，他也有時候找不到車子。

他現在的生活已經和過去不同，過去有媳婦有孩子要吃飯，他必需賺錢回家。現在呢！好壞賺來是個人用的，他可以不必管老母和根寶。讓她們都由海成去負擔吧！所以一天裏找不到車拉也沒有像以前那樣緊張，拉不到算了。只要個人三餐飯能够應付，他再不像以前那樣賣力，也許心裡煩，也許太傷心，他已經養成了脾氣，每天賺多少錢，就用多少。錢放在袋裏總會不大妥當似的，他已經開始喝酒了，他也抽上了香烟。

但是困難的問題在住處沒有人，而且死過媳婦的地方，再住下去總使人難過。他要設法找長班頭來拉，他托一個綽號叫「六筒」的孫立福，孫立福和他常見面，他也拉車但拉的是長班頭。被稱爲「六筒」的原因是他臉上有小麻皮，和大咬子一樣是小時候出天花的。

孫立福給他介紹了一家長班頭車行。那車行，也就是孫立福自己在拉的那家車行，沒有招牌。老板鹽城人，叫做徐有懷，自稱車行名稱叫徐記。這是一個只有五輛黃包車的車行，所有拉徐記黃包車的，他們都睡在閣樓裏，狹小，低而黑的閣樓裏睡了六個人，他們都是早上爬出來，晚上爬進去的。

徐老板的徐記車行就在他自己家裏，是住家，是車夫的家，也是放存黃包車的地方。地址在辣斐德路錫祥里底破平房裏。這是一家有大院落の古老平房，照法公董局的規定十多年前就該拆掉的。因爲屋主是上海聞人黃金榮，住在平房裏的人向黃金榮求過情，黃金榮給他們向法租界巡捕房說過，才答應不拆，給他們住下去。

他們想辦法林林延着，不搬出來。

一所住有十一家的院落，住戶雖然都窮，但都有正當職業的：踏三輪車，拉黃包車，電車賣票，擁有糞車的一「倒」老板……這裏面最好的一家就是徐記車行徐有懷家。大院落的門已經無法關上，兩邊瓦片疊成的磚牆坍塌了。兩邊都只留着短短的半截。半截瓦片牆進來是一塊泥地，稍稍落些雨，滿地就都是泥漿。就在天晴時，十一家住戶隨便將洗臉水，髒水都倒在那裏，沒有陰溝，泥地上整天都是濕漉漉的。

徐記車行全部就只有三大間房間，一大間橫的大客堂。徐有懷將後面一部份夾開，做他自己的住房，相當大的堂屋做了飯堂，廚房、和堆放雜物的地方。在夾開的一部份上面是搭出的閣樓，客堂裡燒飯冒出來的濃烟沒有烟窗散發，全部薰到閣樓上。碰到這樣時候，坐在閣樓的人，眼睛總是被逼流淚的。閣樓低而沒有電燈，有架可以搬動的扶梯，扶梯口上人還可以伸直腰來，一進去可更黑，人要彎腰才能

走動。大咬子的地舖就舖在這個地方，孫立福睡在他旁邊。

這做，黑、日夜在烟裏的閣樓，大咬子在這裏整整住了七年。白天他拉着徐記「長班頭」，晚上就爬上閣樓睡覺。閣樓是大咬子的家，也是另外五個車夫的家。上面放有一張行軍床，是屬於拉車已經二十年周少成的。扶梯口上有紅紙寫的短短兩句：「守考難過禮，思親免賀年」的對聯。中間寫着：「先妻周孫氏之靈位」，一張橫紙條是：「音容宛在」。這也是屬於二十年車夫周少成的。他的媳婦死掉以後，他就在閣樓上給她設了牌位，牌位前插有燒過的香，他總是常在想她給她上香的。

大咬子沒有給他媳婦立牌位，他孤單的生活也許常使他想起死去的媳婦。他除了出去拉車以外，回到家裡常和這院落裏的小孩子玩，只要他有錢，他回家的時候舊破布袋裡總要裝上一些糖，一顆一顆慢慢的分給孩子們。因為分糖的關係，院落裡的孩子都和大咬子很熟，一看到門外黃包車一停，孩子們從四面八方高叫着：

「一大咬子拿糖來」！飛快奔過去，擁着滿身滿頭的大咬子，有人拖住他的手，有人綁住他的腰，有人的手就先插到他口袋裡掏出糖來。大咬子被孩子們擁簇着，艱難的踏進徐記車行的堂屋，慢慢的掏出糖來一顆一顆的分開。

他常常給小孩子們講

很早。起身後第一件事情是上茶館，那茶館叫陳興園，在辣斐德路一一六號。他到那裏洗臉，風雨無阻，每天必到。洗過臉，吃過茶，拖着車子出去了，一直到晚上



「○來糖拿，子咬大」

故事，扯皮，或者用洋涇濱外國話來逗小孩們笑，他自己也顯得很高興。他生活的趣味是喝酒，但喝得不多，卻喜歡每頓都喝。他忽然興味來的時候，也和「同拉」的父幾圈麻雀，時間從來不長，四圈結果往往他走開不乂了。

住在閣樓上，他起身

才回到「徐記」車行爬上閣樓就睡覺了。他的三餐飯都在拉車途中解決，他吃得不好，儘可能的吃好東西，吃東西吃得好是他自己的想法，他對人說：「生活就爲着三餐飯，何必省錢」。

吃的錢幾乎佔去了他收入的一大半。對於穿，這個種田出身的大咬從來不講究。別的車夫都有幾套替換衣服，但大咬子卻僅有身上一套。拉黃包車的，越是下雨生意越好，不過人吃虧一些。常常一陣大雨，將人淋得像落湯鷄。別人總找機會來換一身乾衣服，換好後再出去拉車，大咬子拉車時淋雨後不回來。即使回來了也沒有用，家裡沒有存衣，橫直只有身上一套。所以一碰到雨天，大咬子總是倒霉。身上的汗，頭上的雨珠，破藍布衫上的水混成一片，讓路上的風吹拂，讓它慢慢自己乾燥。

大咬子常常喜歡請客，凡聽到大咬子請人同去民樂大戲院聽江北戲時候，那天大咬子準是用了他的洋涇濱英語多賺了幾個錢。在他的同伴六個車夫中，他是唯

一懂得幾句洋淫濱英語的，因此，他常拉外國人生意。今天他賺到五元美金，他準請人上茶館，付茶錢、喝酒、吃飯、聽江北戲。對江北戲他很有興趣，他常去照顧的就是民樂大戲院。和他常常喝酒的是「六筒」孫立福，孫立福是一個吃得起辛苦的人，他每天穩穩的拉車，賺來的錢積起來往江北家裏寄。

大咬子每天賺來的錢，要吃得乾乾淨淨後才爬上閣樓睡覺。每年，一到冬天，他既沒有棉襖，又沒有被胎，沒有錢可以買東西，怎麼辦呢！天冷下來了他只好到姊姊或者弟弟家去，回來時候舊衣服有了，舊棉胎也背了一條來。他的棉胎只能用一個冬天和春天。原因是閣樓上實在太髒，一季用下來舊棉胎變成漆黑，而且生滿了白蟲。天氣熱起來，閣樓上像蒸籠一樣，那條髒而有白蟲的舊棉胎只能夠拿開了。收起來吧，放到那裏去呢？賣給人吧，誰要這種髒棉胎。結果總是把它換了糖吃。換來的糖也不會多，分給院落裏的小孩子以後，所餘已經無幾了。

雖然大咬子身無隔宿糧，當他真的缺少錢無法吃飯時，那些飯攤老板會相信他

的，酒店可以給他欠酒賬，飯攤可以給他欠飯賬。他一有錢馬上就把錢還清，他是這樣在酒店飯攤上樹立起信譽。在他住在徐記車行七年裏，他從沒有闖過禍，也沒有給人打架，連鬥嘴都不大有的。他也沒有被最會擺「照會」的巡捕擺去「照會」；也沒有發生過客人坐車後丟了東西，後來記起車號來尋找的。他僅僅在勝利後給警察局關過兩天。被關的那天是車夫罷工，大家不拉車，有人拉車了，他在車後敲二下，警察說他犯法，不該阻止別人做生意，結果就這樣被關了兩天。

這是大咬子一生裡被關的僅有兩天。他是出名的老實人，從來沒有犯過「法」，徐記車行老板徐有懷，包括「六筒」孫立福在內的六個車夫，這大院落裏十一家人大人和小孩，都可以給他證明的。三十六年九月廿二日早上，他拉了車出去，他出去了以後，就再沒有回到這破落，積滿了污水的大院子。「六筒」永遠失去請他喝酒的伙伴了，破院落裏的孩子們再也不能高叫：「大咬子，拿糖來！」大咬子喊咬臣，於晚上十一點鐘爲着討取應得的車錢，在朱葆三路安樂宮跳舞廳門口，給「

被請來華」的美國兵一拳打倒在地上。就是這麼狠狠的一拳，大咬子被擊倒在地，沒有一句遺言，沒有一個親人在身旁，悲慘地死去了。八年前他僥倖逃過了日本兵的屠殺，來到了靠力氣換飯吃的上海灘，勝利後的第二年，他終於沒法逃過：「被請來華」的美國兵，狠狠的一擊！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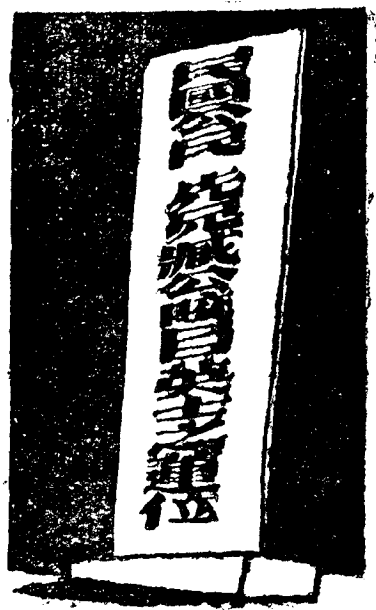
大咬子的弟弟海成住在徐家匯平民村四十五號，八年前這所以一百元大洋買來的草棚，今天已經顯得更破爛。門口是積水的泥漿，泥漿糊成的牆壁，已經有許多處脫落得看見竹子。進去右面是鍋灶，草搖籬，換下的套鞋，沒有燒的紙頭，加上燒飯的木柴。一張長條木板下是一張方桌，桌上擺滿了數不清楚的東西：茶杯、碗、燭台、香爐、魚肝油空瓶、熱水瓶……壁上紅紙寫着：「大得其利」，一尊瓷做的觀音菩薩坐在雜七雜八東西堆裡，在這亂糟糟東西裡，有一個小小的牌位，

牌位是用白紙糊的，圍有綠色剪花紙頭，白紙上寫有黑字：「民國國民，先兄臧公咬臣英士之蓮位」。

臧咬臣，四十四歲的大咬子死期剛過一百天，百日那天，海成借來錢爲他死得冤柱的哥哥請道士誦經。超度他使他下世不再投胎到這

樣可憐的人家，大咬子僅有的親人十四歲的女兒根寶，她坐在死去父親的牌位邊，她就在那裏的灶上，用柴火燒飯。這個失去父母的孤兒兩眼通紅，出瘡子時害成這樣的病，使牠常常流淚，她說：她只要一想到死去的爹就要哭，苦命的爹是永不回來了。

根寶在他爺叔家已經生活了六七年，以後還要生活下去的，十四歲的女孩，身材異常矮小，帶黃的臉色，連頭髮也微微帶黃，她非常害羞，或者說動作有些遲



滯，也說得停停學了想學說得出口。她本來跟着堂姊雨寶在紡紗作場做工，雨寶比起根寶來要開通得多，她說根寶太笨，跟她一起到紡紗作場去學紡紗，邊學邊忘記，學了二三個月毫無用處，所以她只好在家裏幫忙做飯。

根寶雖然常想她父親，但她對她爹生時生活，卻模糊不清。她說話時眨動出過瘡子發紅的眼睛說：「阿爹每月到來二三趟，穿的總是那套破了的藍布衫。他有時帶東西有時不帶，帶的多是豬肉，鹹魚這一類東西。最後一趟來時，我說：『阿爹，給我做件新衣裳！阿爹說只要我不死，總給你做，從這次以後沒有來過，他給美國兵打死了」。根寶穿着褪了色赭黃土布的棉襖小腳褲，她說她住在平民村裏，從來沒有看見過美國兵，但是美國兵却打死了她阿爹！」

老記着大咬子冤死要爲他報仇的是他弟弟，這位三十八歲，已經做了十六個整年的清道夫，在大咬子被打死三個多月來，他幾乎天天在奔走，打聽這件案子究竟可以怎樣進行，他奔走在幾位好心人地方，請他們想辦法，他們給他介紹了一個不

要錢的義務律師，他就一天隔一天出入在那義務律師的事務所裏，有人警告他：拿些銅鈔算了，不要給人利用。他說他窮已經窮定了，他不想在屈死哥哥屍身上發財，他要出口氣，他要追到底！「殺人應該抵命的！」

但是追到底有多麼困難！他爲他死掉哥哥的牌位上寫着「民國公民」，但「民國」從來不關切到這樣公民，官方對於他哥哥的死亡案，原要草草了結的。被打死的是一個窮人，一個拉車的黃包車夫！動手打卻「被請來華」的美國兵！但是可憐的大咬子，他雖然活得并不愉快，生活窮困逼着他日日夜夜奔來奔去，他可沒有理由要給美國兵一拳打死！

他的弟弟臧海成最初要弄清楚究竟是那個美國兵打死的，可是弄清楚了以後，又怎麼辦？他，一個住在徐家匯平民村裏做了十六年清道夫的小百姓，他的敵手卻是高大粗壯，有大砲飛機原子彈撐腰的美國兵！幾次，他獨個兒跑到黃浦灘，對着黃浦灘中一隻隻巨型的美國兵艦發獸，他知道打死他哥哥的兇手已經裝上了兵艦，

在那麼多掛有星條旗的大兵營裡，他又往那裏去找？他雖然不知道打死大咬子的美國兵究竟叫什麼名字，當出事以後，那個動手打人的美國兵，確是給美國兵的汽車裝走的。

美國兵裡面，當然曉得誰動手打人，但是他們卻一直不肯說出來！事情鬧開來以後，有良心的老百姓們都忿忿不平，美國兵在中國土地上鬧出的事情太多了，現在可以一拳打死了我們的臧咬臣。就在那時候，當中國政府還沒有開始調查前，北京路外灘二號的美國海軍總部已經派出了人，他們不管中國人的說法怎樣，他們相信他們自己派出的人。於是當時在場的大咬子朋友三輪車夫任小主，看見大咬子被打死的陳學東，他們先後被美海軍總部「傳訊」，當然詢問很仔細，美國人總以為是一個苦力要敲榨「金元帝國」的發財人！

美國人派出的調查人員還到了安樂宮跳舞廳。他們調查那天晚上伴舞的舞女，賣糖的小孩子，看見人，要他們想一想除了任小主，陳學東兩個人作証外，還可以

找到什麼人。於是，美國的調查人員他們自己找到了另一個證人。

另一個証人廖遠授也是三輪車夫，安樂宮前出事那一天，他的確在場的。那個住在順昌路仁壽里一〇一號的鹽城人，他被美海軍請到北京路外灘二號時候，問了幾句話，認爲很公正，當時就要他去青島，去青島做證人，要他不要將做證人的事情告訴中國，將來有結果的時候，美國人，有錢有勢的美國人，會給他好處的。

他沒有說什麼，就這樣悄悄的由美國海軍安排飛機飛了青島。他是三輪車夫裏第一個坐飛機的。他有點怕，他怕去青島以後會出什麼事情。臨走以前他給他妻子寫了幾句話，說：「北京路外灘二號四樓第四〇九號房間朱先生便知，十六日去青島，十七日回上海」。

十七日，廖遠授並沒有從青島回來，當他十九日從青島飛回上海的時候，他的失蹤消息已經傳遍各處。他說：他到了青島以後，在一艘兵艦上被盤問，在七八個穿得一式的美國兵裡，要他指認那個是動手打大咬子的人。他立刻指出了那個動手

的兇手。他照實說了當時發生的情形。

廖遠授他並沒有向美軍總部裡去領取當時答允他的好處，他連應得的幾天踏三輪車收入也不要美國人賠償。他說：自己是三輪車夫，臧大咬子是黃包車夫，大家都是窮苦人；大咬子被美國兵一拳打死了，他親眼看見，當然要做証人，他不想要好處，也不會被美國兵利用，他去青島是要給死去的大咬子，做一個忠實的證人！

七

証人的話一句句都証明了事實，美國方面還有什麼可以抵賴？中國法院的檢察官對幫兇西班牙人賴令奈已經提起了公訴，控告他幫兇，共同殺害了臧大咬子。

但是，美海軍還是不肯交出兇手。臧海成，這個被害人的弟弟，差不多每天不做工，專門去辦理這件伸冤的案子。他，到處奔走，希望「民國」的政府，能夠爲他主持公道，他在當時正在舉行的「美軍撤退週」的座談會上突然出現，因爲他會

淚的陳述，使在場的商界人士都表示憤慨。他們爲他死了的哥哥組織了一個後援會，爲他的遺族捐款，爲他回「民國」的政府伸訴。

「民國」的政府這時候卻默默不作一聲，這默默不作一聲，使多數的官方報紙也跟着默默不作聲，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件事情似的。民間報紙在不斷報導這件事情的發展情形，連官辦的總工會都沒法掩飾了，他們向政府抗議，提出了四項條件：（一）懲兇，（二）賠償，（三）撫卹，（四）保證不發生類似事情。

但是美國和中國政府訂立的協定，規定駐華美軍人員犯法，都由他們自己組織軍事法庭審判，中國法律不能干涉的。因此，兇手也由他們自己判罪。但是輿論的壓力太强了，三十五年一月十七日，距離大咬子被打死時間三個月另二十六天，中國法院開庭，這次傳到了一拳殺人的兇手：美國「海倫」兵艦上的伍長饒德立克，他說，「九月二十二日他到安樂宮去喝酒，賴令奈已先在。他們并不認識。喝完後一起走出來，步上西門，很多車夫向賴令奈討錢。賴說已經付過車資，而車夫

們跟着不肯罷休。大蚊子咬子打了一拳，他被打倒地後我預備到另一家咖啡店喝酒，賴被中國警察帶去，我被海軍憲兵帶走，打死臧大蚊子并非受賴之托。」

和饒德立克一起出庭的是美軍法律聯絡員約翰少校，他說明美軍軍事法庭偵訊情形，要將饒立克送往華盛頓判決執行，自然，他的說法是合於美國和中國政府所訂協定的。同時他特別說明饒德立克在軍事法庭承認拳打臧大蚊子由於「自衛」。

臧大蚊子，這個苦命的黃包車夫，中國小百姓，於他被打死後的第二天，他的屍體由慈善機關發一口薄皮棺材，很快被運到青浦去，埋葬於青浦。他的弟弟得訊後馬上去追認，棺材已經運到了青浦。從青浦泥土中起出運回上海已經是十月七日，距離他死去的九月二十三日計半個月。他的屍體從一八六四號破板薄皮棺材中出來，天熱，身上已經生蛆。他的弟弟，弟媳，女兒根寶，姪女雨寶，和「六筒」孫立福等都在殯儀館裡，送他入殮。當他生蛆的屍體裝入捐款買來的棺材時，哭聲响徹了殯儀館。這個窮苦，善良的種田人，他默默的出世，默默的忍受着各種各樣

的苦難過了一生，如今，他被「被請來華」的美國兵一拳打死了，他死後，給「民國」的政府留下了這樣一件大事情；那個經過中國法庭審判的幫兇殺人犯，西班牙人賴令奈判處徒刑一年三個月，正兇海倫號上的伍長，美國人饒德立克被美軍法庭判決無罪釋放，幫兇判罪，正兇釋放，造成了世界上稀有的奇蹟。

一個中國小百姓，一個窮困的爲人作牛馬的黃包車夫，他死去了，他的冤屈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伸雪。臧大咬子不會自死的，他的死給我們小百姓帶來了苦痛和忿怒。有一天我們會給他建造一座墳墓，在墓碑上我們要寫上：「紀念一個被駐華美軍打死的中國小百姓。他的死，給我們帶來了恥辱，讓我們知道「曾經駐華」的美軍，留下了何等深刻的仇恨！」

三六、一、廿五、上海

八、十、香港改作

萬人叢書

臧大咬子傳

海 唐 者作著

屋書洋海 所行發

下地號五三一 道堅港香

社作合刷印港香 印承

店書大各 售經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版初月十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0001 — 2000

中國問題淺釋
新文藝運動簡史
創作的修養
南方人物誌

胡繩
馮乃超
周鋼鳴
夏衍

臧大咬子傳
歸來人
巾幗英雄傳
小城三月

唐海
舒群
舒群
蕭紅

周而復主編

北方文叢

· 第二輯 ·

洋鐵桶的故事(長編)

柯藍著

李有才板話(中篇)

趙樹理著

茅山下(中篇)

東平著

高原短曲(短篇)

周而復著

劉巧團圓(說書)

韓起祥著

潞安風物(報告)

吳伯簫著

荷花淀(散文)

孫犁著

王貴與李香香(長詩)

李季著

三打祝家莊(小說)

任桂林著

新民主主義的文學(論文)

艾青著

文藝理論叢書

革命文學中國論

性人民中的文學論

美學與生活

藝文的人民論

著 白 秋 瞿

譯 坦 希 爾 爾 蘇 蘇 文 寶 權

譯 基 斯 夫 舍 尼 爾 車 俄 周 揚

著 超 乃 馮



1 0 0 0